

## 狗皮帽子

□许敬山

时间的指针不停地飞转,不由得指向了2019年。在这年终岁首本该是漫天飞雪的冬季,却是温暖异常人来人往的街上却见不到有几个戴帽子御寒的,这不能不说与冬月里的暖气候有关。心里也便想起我儿时头戴的那顶“狗皮帽子”,捂着棉手闷子在凛冽刺骨的寒风暴雪中嬉戏玩耍时的情景。现如今更是看不到也没有人再戴这种“狗皮帽子”,但是“狗皮帽子”却留给了人们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。

上世纪,寒冷的东北一入冬季便忽忽地刮起大鞭炮。出行的人们都要头戴一顶“狗皮帽子”。这当然跟东北当时寒冷气候有关。平常的老百姓戴的都是“狗皮帽子”,而那些有钱人,则戴狐狸皮、貂皮帽子。所以,“貂皮”也就成为东北“三宝”之一。时至今日的女人们还流行着富贵穿貂毛向外的传统,因此在我家乡县的桦南县、集贤县相继涌现一批流行时尚,琳琅满目的皮草城。过去的东北乡下人烟稀少,时常出没的豺狼猛兽较多,几乎家家户户都靠养狗来看家护院。所以制作“狗皮帽子”取材较为方便,又不用花钱,且皮毛柔软,做成帽子戴在头上既防风保暖又非常舒适,不论大人、小孩儿,什么年龄的人都可以戴。甚至女人在出门时,也要捂得严严实实地戴上一顶“狗皮帽子”。

“狗皮帽子”,衬着柔软的棉布里子,帽圈外呼扇着两只帽耳朵,撩起来上翻或任其随意支棱着有些滑稽。戴上它一股股暖流上涌,浑身充满了力量,此时才感到是一名真正的东北汉,远远地看去有些匪气,但这也是东北天气寒冷的象征。

很平常的“狗皮帽子”,可我家只有2顶。我的老爸是村里电工,每天走街串户为乡亲们修理电灯维护线路,他戴着一顶。我的母亲在家里做家务,基本上不出远门,出门时也只是围上围脖在村里转悠。剩下的一顶“狗皮帽子”我们哥几个轮流戴。我在家中排行老大,已就读小学一年级。每天上学,上山砍柴,放学捡煤核,戴的时候最多。戴上这顶狗皮帽子,白白的霜花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用那时的一句俗语:“腊七腊八冻掉下巴”,我赶紧将帽耳放下来,用绳系牢,生怕被风刮跑,又怕下巴被冻掉。这在过去寒冷的东北冻坏了下巴也是件常事,因为那时的老北风就是硬,东北天气就是嘎嘎冷。

一天,我随父亲去松花江对岸的大砬山砍柴。弟弟哭着喊着也要跟着上山。我便将这顶狗皮帽子戴在了他的头上,于是,弟弟乐颠颠地跑去玩耍而不再跟着我们上山了。我围上妈妈的红围脖,拉着爬犁便跟着父亲顺着封冻的松花江面向对岸的山峦走去。还没等走到地方,我的耳朵便被冻得跟猫咬一般起了大泡,右脸颊也冻得煞白了知觉,便对父亲说:“我的脸咋麻木的呢?”他回转身来一看便立刻放下爬犁说这孩子脸冻坏了。于是赶紧抓起一把江面上的雪面就往我的脸上搓,我自己也用稚嫩的小手搓着,火烧火燎般的灼痛疼得我在冰面上直打滚儿,时至今日我的右脸上还留有当年的那道黑黑的冻疤。

时光荏苒,几十年的光景已然逝去,现已步入新时代。现在“狗皮帽子”已慢慢地消失在人们的视线。究其原因,可能是气候暖了,保暖方式多了,还是保护动物的责任心强了,或许是时代变了,生活水平提高了。现如今的学生娃们上学、放学都有家长开着小轿车接送。但是,“狗皮帽子”在那段历史的长河中毕竟有过一段相当漫长的光荣历史。“狗皮帽子”,东北人最普遍的防寒帽子。当年为了抵御严寒,戴在头上被誉为东北八大怪。至今还有很多人认为“狗皮帽子”是东北人的创造,是东北的象征。可我实在地说:“‘狗皮帽子’是那段东北历史的记忆。”



## 铁斧

□辛伟

八里城遗址因城的周长近八华里,俗称八里城,位于黑龙江省肇东县,始建于金太宗天会八年(1130年),是松花江北最大的金代古城址。在黑龙江省内已发现的古城中,它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,也是中国范围内金代城池中保存完好的一座。

铁斧于1958年12月在八里城遗址出土。与一般铁斧不同,此铁斧一端为平刃,另一端为尖刃,斧身微曲,平刃部稍宽于斧身,尖刃呈弧形圆钝,中间有一长方形鑿,系安柄之用。通长18厘米、宽5.2厘米、厚2.2厘米、鑿长3.3厘米、宽1厘米。此斧形状特殊,既能劈又能刨,具有斧和锛的两种功用,尚不多见。

八里城遗址出土文物很多,有石器、骨器、铜器、陶器、瓷器、铁器等近千件。文物类型以铁器最多,可以看出女真族冶铁业的发达,技术也相当的成熟。当时的铁器厂广泛应用于女真社会的生产、生活及其它领域,从这一侧面反映了金代铁器生产和冶铁的繁荣景象。他们用铁制造武器、工具、农具及各种生活用具。由于冶铁业的发达能生产各种适农用具,因而他们的农业也相应的发展起来。在这座城里发现犁铧就有大小两种,收麦用的镰刀有三种,其他各项农具基本上已了解放前东北农村中使用的农具相接近了。从这里可以反映出金代的生产力已是不低。这批铁器是探讨金代发展水平和研究中国冶铁发展史的重要史料。在松花江流域,类似于八里城这样的古城遗址尚不在少数,如肇东县永盛乡小古城在1958年深翻中也曾发现过金代文物。这足以说明辽金文物在松嫩平原上埋藏量相当的丰富,还有更多新的文物等待着被发现。



# 记忆中的年味儿

□柳邦坤



回家过年。

记忆中,童年时的年味儿特别浓郁。也许跟雪有关,我以为过年时应该应该是大雪铺天盖地的,天气足够冷。童年记忆里北疆的年味儿浓,也许和冰天雪地有关吧。

北疆进了腊月,也正是一年中最低的三九严寒天,气温多数是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,个别时还有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天气,真可谓滴水成冰。就是这冰天雪地的纯净洁白的世界里,许多人家的大门前安放自制的冰灯,房前、屋顶高悬起一盏盏大红灯笼,白雪、蓝天、红灯笼,还有家家户户门楣上,木头栅栏的大门上,贴着春联、大大的“福”字,还有屋内贴的年画儿,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服,特别是女孩子的衣服更鲜艳、漂亮些,即是没有太抢眼的衣服,也要有一根扎头发的红绸子,这色泽,这反差,呈现我们眼前的是火红热烈的年的氛围。还有时持续的鞭炮声,秧歌队的欢快的唢呐声、震撼人心的锣鼓声,送入我们耳畔。

年味儿不单是诉诸我们的视觉、听觉,更重要的是诉诸我们的嗅觉,也就是年味儿是能够闻得出来。进了腊月,许多人家把养了一年的膘肥体壮的大肥猪杀了,然后放到仓房里储存起来,天冷,肉很快就冻得结结实实,有的人怕肉风干,还用雪埋起来。杀年猪是迎年、备年货的第一个高潮,也是重要的一道程序。杀完年猪,吃杀猪菜也是一道必不可少的仪式。把帮忙的留下来,把亲朋好友、左邻右舍请过来。杀猪菜的扑鼻香味漂荡在冬日凛冽的寒风中,那是大铁锅炖肉、那是血肠酸菜散发出的味道,是让人垂涎欲滴的味道。腊月里包冻饺子也是一个备年的重要程序,要包多种样馅儿的饺子,一般都会有白菜猪肉、芹菜猪肉、酸菜猪肉馅儿,有的还会包牛肉萝卜馅儿、羊肉胡萝卜馅儿,也有用野味儿做馅儿,如兔子肉馅儿、野猪肉馅儿、犴肉馅儿。其中芹菜馅儿是必备的,取谐音“勤”字,吃了一年勤快、不懒惰。每种馅儿都会准备一大盆,然后亲朋好友、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、小媳妇儿大姑娘都会来帮忙,一边干活儿,一边东家长李家短,讲笑话,扯闲篇儿,欢笑声阵阵,传到屋外,打破冬日的寂静氛围。那是紧张的劳动,也是欢乐的聚会。有擀皮儿的,有包的,小孩儿多数都是跟着捣乱的,有时也会帮助在盖帘上摆饺子。男主人负责把一盖帘儿一盖帘儿包好的饺子冻到外面,大约几十分钟,就冻结实了,然后把冻饺子按不同的馅儿分门别类装在大木箱里,或水缸里、面袋里。这也是北疆冬天冷的优势,天然大冰箱可以无限度地存放,农村有的人家人口多,来走亲戚的人多,会包一两麻袋冻饺子,可以从腊月吃到正月。包好后,会煮一锅饺子犒劳大家,让大家品尝一下自己包的饺子的味道如何,当然味道怎么样主要是看主人的拌馅儿的手艺,这还真有秘诀儿,一般多是女主人拌馅儿。由此派生

一句损人的话:“你拌不出好馅子!”即骂人不出好主意、做事不好不圆满。煮冻饺子的味道与刚包好的饺子直接煮的味道大不一样,自然冷冻的冻饺子有一种说不出的独特味道,那是融合着北疆寒风、白雪的味道,冬的味道、年的味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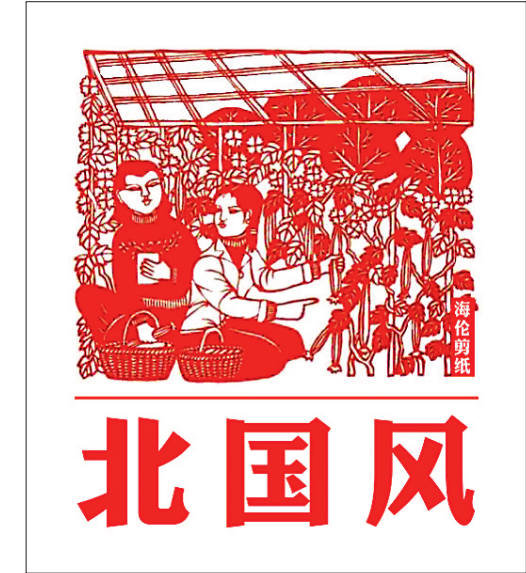
过完小年,备年更加紧锣密鼓。家家户户开始做炸制食物,面食类有麻花儿、焦叶儿、色子;肉食类有肉丸子、肉段儿;素食类有豆腐丸子、蔬菜丸子,也炸豆腐。做炸制食物沸油的香气对平时难得荤腥的孩子们极具诱惑,大人一边炸,小孩儿一边偷着抓,也不怕烫,不停地往嘴里塞。快到跟前儿,又开始蒸制食物,馒头、花卷儿、糖三角儿、苏子包儿、芝麻包儿、豆包儿等,大平原上的人还要蒸黏豆包儿。被称为“本地人”的满族人以及到北疆定居已经几代的汉族人,还会做“扣碗儿”,即把小鸡儿炖蘑菇、土豆烧牛肉、酸菜炖粉条儿、干豆角炖肉等菜肴提前做好,盛到一个个碗里,然后冻在外面,冻住后,再拿回屋内缓一缓,稍微融化时,从碗里倒出,这样就成一个个菜肴的冻坨儿,然后再把这些冻坨儿放在外面的仓房里存放,过年时基本不用再溜炒烹炸,吃时或来了亲戚朋友,就到外面拿几坨儿,上锅里一溜,就可以吃了,这样过年的几天,甚至整个正月里,女主人就不用厨房忙乎,彻底放假,就是尽兴地吃喝玩乐。满族人还会做烟子,用大米饭、肉馅儿等搅拌做成,外面包上用鸡蛋煎的皮儿包上,也冻在外面,吃时上锅蒸熟即可,凉透,切薄薄的片儿蘸蒜泥吃,有些类似火腿肠,特别香。年前,还会准备各种冻货,和炒货。除夕这天,各种美味佳肴端上桌儿,那是一年中最让人企盼的盛宴。一家人其乐融融,欢声振振、笑语绵绵。年夜饭前要放鞭炮,除夕夜,旧历新年到来前要吃饺子,放鞭炮,然后大人守岁。最

# 忙年

□金立华

忙年,是一道风景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大荒人一进入冬月,忙年就开始了。那时乡下人最喜欢的莫过于“老三样”:做豆腐、蒸豆包、杀年猪。豆腐,是乡下人最喜欢的养食,既可炖,可煎、可炸、可炒,又可酱;最简易的又特别有胃口的是小葱拌豆腐或者把豆腐打成块,和猪肉粉条子一起下锅,可谓香味十足。生产队里忙年的人排成行,做豆腐的排着号,一大早人们把自家的滚圆大豆背上放到生产队的豆腐房一角,做豆腐的老马头给各自划成号,告诉哪天做,哪天冻好,哪天来取。老马头一米八十的个子,十几岁给人家扛大活学做豆腐,到二十几岁已经是豆腐匠儿了。老马头说,给个人家做豆腐不能短斤少两,轮到自家了你可以随便吃!那时我家人口多,做一二板豆腐不够吃,得另加一板,因为做得多只好排在最后。当我家的豆腐做出来时已经到了年根了,于是哥哥们乐颠颠跑去扛大豆豆腐,当晚来个“先吃为快”,大豆腐地粉条子加猪肉,那就是个香呢!就这样,大豆腐一户户地做,一直到年根,急坏了乡亲们,却忙坏了马老头,那真是一个累呀!可当他看到乡亲们那渴望的眼神,嗨!自己忙点算什么,忙年嘛,就是个乐呵!于是,他又撸起袖子……做豆腐只是忙年的一站,淘米蒸黏豆包却是“一出戏”。那年月没有电磨,只凭马拉碾子,手碾面,工序一道挨着一道,缺了哪一道都做不成。淘米是细活,米在锅里捞出放到地上的筛子里困着,什么时候米淋得干了才能上碾子。碾子是个大石头滚子,有一搂粗,两端带梢,由木头

架子架着,马套在架子里拉着碾子转圈磨米。这也得排队,一个村子几十户人家,只有那么一个碾子,张三上午碾完了,李四下午碾,晚上是马五,一忙忙到半夜。寒冬腊月碾房里四壁透风,碾房上下全是白天花的霜,就连拉碾子的马,那长脸和眉毛上也是霜花。米在碾子上一圈圈地磨着,碾米的人跟在马的后边一圈圈地敛面,一撮子下来倒在箩里,逛罗的人站在大筐箩前在担着的横梁上前后逛着,筛剩下的渣子再倒在碾子上继续磨,直到全碾成末罗成粉才背着大口袋回家。到家后就忙着和面,人口多的大都在一个大瓦盆和,那是个累活,不掉一串汗珠子都不好。发面时大约得一天一夜,多是放在热炕头上还得用被捂着,面发起来用鼻子闻闻有了甜丝丝的味道才能包馅。包豆包时全家上阵,我那时小,也学着母亲的样式包着,开始包不好,一点点地也包圆溜了,往帘子上一坐像个豆包样。当一锅豆包蒸好后,是全家人的第一顿“金蛋饭”,在大锅切几块方子肉,二捆粉条,放二团酸菜,煮熟了就着粘豆包吃得特别香,那种味道至今想来还像嗅到一样。豆包要蒸个七锅八锅的,方够一个冬月腊月吃,乡下的老人们每年都要用谷草编个大墩子,把墩子坐在下屋里,一锅锅的豆包蒸好放在外面冻结实了倒进墩子里,直到那墩子上冒了尖才收场。像金字塔似的豆包墩子是农家的宝贝,他们每天都想着吃,总是觉得吃不够。更是孩子们的乐园,冬天昼短夜长,两顿饭消化得快,饿了就跑到下屋(仓房)拣二根粉条,几个豆包埋在火盆里燎着,烤着,也别有风味,



# 北国风

## 糊棚

□闫建军

要过年了,我不由想起过去过年吊糊棚墙的情景,现在想来真是历历在目,感慨万千啊。

在上个世纪70年代,我的老家房子大多都是泥草房,好一点的房子是砖打底的,就是窗台以下是砖的,再好一点的就是一面青的了,房子朝阳一面全是砖的。房盖是草的,也有油毡纸和水泥瓦的,但很少。屋里的设计就很简单了,有的没有棚,躺在土炕上直接盯着空空旷旷的房盖,有时赶上大风天,棚上会被风吹的掉一些草末子啥的,赶上雨天也会滴滴答答漏雨。所以,多数人家都要吊棚,一是防止漏风漏雨,二是保暖,再就是美观。我们家就是这样的土房。记得当年为了防雨,父亲领着我们吊了棚,那时买不起奢侈的材料,都是用当地的土办法,就是在屋内房顶下半米处打上几根十厘米粗的小桦木杆子做横梁,用高粱秆子或柳树条子编成帘子,往横梁上一搭或一吊,再往帘子上抹上黄泥,这棚就成了。为了好看,我们在棚上钉上塑料布,然后棚上包装纸,包装纸是黄色的,显得屋子不亮堂,父亲就从城里的亲戚那里要来不少报纸,在包装纸上再糊一层报纸,报纸有文字或图片的一面冲里,字少或没图片的一面冲外,糊出的棚就显得亮堂多了。

第二年的春节前,母亲又在报纸上糊上一层专用的装饰纸,当地人称糊墙纸。纸的长宽约五六十厘米见方大,商店都有卖的,在农村供销社里也能买到,少买就按张卖,价格不贵,很贱,两分钱一张,多买就按刀卖,一刀一百张,也就两块钱,质量好一点的纸也不过三块钱。纸的种类大多是那种蓝花图案纸,和现在的报纸一样厚,那时,普遍都用这种纸,蓝盈盈的墙壁,柜子上摆着蓝花瓶,显得很古色。也有荷花、牡丹花图案的纸,很好看,但这种纸贵,所以用这种纸的较少。在那个年代能糊上装饰纸的人家就很不错了,那些糊报纸的人家都很羡慕。我们家在村里是第一个糊上专用墙纸的,屋子不但亮堂了,也好看了。



早年乡下都用报纸糊墙糊棚。

其实,糊棚也很讲究,当时我岁数小,都不会干,纸糊的不正,边角对不起,还有褶子,不好看。母亲就手把手教我们。就见母亲先打好糍子,在大锅里添上一瓢水,就着凉水撒面粉,然后用勺子反复地搅动,待搅动匀了,开始烧火,一会儿就咕嘟咕嘟开锅冒泡了,黏糊糊的糍子就做好了。这时,母亲把选好的纸铺在桌子上,开始往纸的背面抹匀糍子,再一手拎着纸,一手拿着笤帚,把棚纸轻轻摊平,从一头开始慢慢往另一头抹,棚纸就平整地糊上了,再用手铺平纸的四角,就一点都不会出褶子了。有特殊图案的棚纸,母亲会细心的对好图案后,才能糊,否则,图案对不好,显得花里胡哨,较乱。糊完棚,就接着糊墙,糊墙的方法和糊棚一样。糊棚和糊墙也不是经常糊的,那样破费大,老糊墙也糊不起,只有到过年或办喜事时糊。我们家常常是吃完晚饭后糊墙,我在下面抹糍子,母亲站在柜子上或桌子上糊,母亲个头不高,够不到棚,就得在桌子上放个小板凳,母亲小心翼翼地站在小板凳上扬着胳膊一点点的糊棚。母亲心细,糊出的棚和墙规整,墙纸没有褶子,所以每年糊墙都是母亲糊。糊棚很累,一干就是大半宿,糊完了,我们也累得够呛,躺在炕上,看着新糊的棚和墙,很有成就感,尽管还没有干,还隐隐约约透露着墙土的本色,但心里仍然喜滋滋的,躺在被窝里好久都睡不着。

到了第二天,棚和墙纸干透了,太阳光一照,亮堂堂,心情豁然开朗,几天都沉浸在喜悦之中。美中不足的是我们的棚材料是用高粱秆子做的,虽然下面用纸一糊就看不到高粱秆子了,可是一开门,随着风力,棚上的纸会一鼓一鼓的哗哗响。后来,我们家把棚改了,扒掉了高粱秆子,换成了胶合板,这回怎么开门都不会响了。

改革开放后,日子好了,我们家也搬进了新楼房,安上了空调,装修得亮堂堂,再也不用糊棚糊墙了,用纸糊棚和糊墙的年代终于成为了历史。



扫描关注  
北国风